

帕尼乌姆 - 第十四号

失望乃圣殿试炼之钥

Jeff Pippenger

2026-02-18

圣所之题旨,于第三位天使信息之开端,乃为开启1844年10月22日之失望的“钥匙”;而至第三位天使之末,失望之题旨则为开启圣殿考验之圣所信息的“钥匙”。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 16:19.

2001年9月11日被理解為“9/11”,且與“911”作為美國緊急求助電話之代號相一致,這一事實乃是那位設計萬有者所設計的。對2020年7月18日之失望的理解,使十四萬四千人的運動得以被認作其所是;惟有那些願意看見耶穌今日與兩千年前並無二致、乃以自然之事表徵屬靈之事的人,方能如此辨認。“20/20”的視力乃是人所能擁有的最佳視力,而2020年的失望則是使人能在十童女的預言歷史中認出聖殿的路標。

“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也说明了复临信徒的经验。”《善恶之争》,393页。

当20/20的视力与由根基真理所代表的后见之明相结合时,更为优越。保罗教导说:“先知之灵服从先知之灵”,因此,《马太福音》中的童女,乃与约翰所指认为十四万四千人的同一批童女,而约翰在《启示录》144中也将她们认定为童女。

这些人未曾与女人沾染,因为他们是童身。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些人从人间被赎出来,作为献给神和羔羊的初熟果子。启示录14:4.

秋季的初熟果子,是跟随羔羊进入圣殿的童女;而理解圣殿的“钥匙”,则是2020年的失望。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以赛亚书 22:22.

若一位复临信徒要列入十四万四千人之数,该信徒按预言之必然,必已经历一次由公开宣告而后落空的预言所造成的失望。

“我常被引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丝毫不差地应验,因为它对这时期有特别的适用性;并且,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了,并且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间的终结。”《Review and Herald》,1890年8月19日。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五节所载的帕尼翁之战,乃引出第十六节,而第十六节则指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

於是北方王必來,築土壘,攻取最為堅固的城邑;南方的軍勢不能抵擋,南方所選的精兵也不能;且必無有力量可以抵擋。但以理書 11:15.

在本节中,美国击败了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所拣选的民。然在下一节中,无人能抵挡罗马的兴起;这标志着它以犹大与耶路撒冷为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正如罗马在圣经预言中兴起为第四个

国度.在第十六节里,由于站立在字面的荣美之地,按字面而言的罗马之权柄的象征就在字面的荣美之地之内;因此,预表第四十一节:当属灵罗马之权柄的记号被强制施加于美国这属灵的荣美之地之时.

启示录十三章那只从地中上来的兽的两角,代表共和主义与新教.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五节中,安条克·马格努斯,即安条克三世、安条克大帝,击败了由托勒密王朝所代表的南方王国.安条克代表唐纳德·特朗普,南方王代表俄罗斯.帕尼恩之战是美国与俄罗斯及其所拣选之民之间的争战,在那场战役中安条克得胜,但随后他见自己的王国为字面罗马——第十四节中的那一个权势——所征服,这就确立了从地中上来的兽的共和主义之角的外在异象.内在的异象则由从地中上来的兽的新教之角所表征.两角皆在帕尼恩之战,因为彼得作为一位新教徒在那里,带着出自约珥书的信息.

二百五十年

当我们考虑地兽的两条线时,我们发现,1776年地兽开始兴起;到了1798年(即二十二年之后),《启示录》十三章的海兽受了致命的伤,而地兽开始以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身份掌权.二百五十年之后,即在2026年,我们已经觉醒,意识到那场自2025年5月8日开始的殿内考验.

那些“二百五十”年也与安条克大帝有关.自公元前457年的那道诏令起,从该诏令推算二百五十年,得至公元前207年,比帕尼恩之战早七年,并在托勒密于拉菲亚之战击败安条克之后十年;此事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一节中有所表征.《但以理书》11:11当然是共和之角的外线,与《启示录》11:11相契合,而后者乃新教之角的内线.《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乃同一卷书;《启示录》以诸印为外在预言之象征,并以众教会为与之并行之内在预言之象征.

古列代表这三道诏令,因为若无第一与第二,第三便无以成立.

“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中可以找到这道谕旨,第12至26节.其最完备的形式,乃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于公元前457年所颁布的.但在《以斯拉记》6:14中,却说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是‘遵着波斯王古列、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命令[边注作“谕旨”]建造的.’这三位君王在发起、重申并完成这道谕旨的事上,使之达到预言所要求的完备程度,以标明二千三百年的起点.以公元前457年——即谕旨完成之时——作为这命令的日期,就可看出,凡预言中关于七十个七的一切细节,都已经应验了.”《善恶之争》,326页.

自公元前457年由古列所代表的三道诏令起,历“250”年,其终点落在公元前217年的拉非亚之战(当时托勒密四世击败安条克大帝)与公元前200年的帕尼恩之战之间的历史之中;在第十五节,安条克随后在帕尼恩之战中击败托勒密.这条线将安条克大帝与唐纳德·特朗普相对应.在圣经预言之第六国度的开端,自1776年至1798年,有一段“22”年的时期,表征第六国度的兴起.这“22”年也对应于第六国度历史末端自2001年至2023年、由数字“22”所表征的那段历史.“22”是神性与人性结合的象征;这一结合是在圣经预言之第六国度的历史之内成就的,而该国度就是地兽,具外在的共和主义之角与内在的新教之角.

基督藉着“22”所象征的合一所成就的工作,就是基督在至圣所中的最后工作;此工以罪的涂抹为表征,而按约珥的说法,并辅以彼得受圣灵感动的注释,这一涂抹乃发生在晚雨浇灌之时.

所以,你们当悔改,并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在那从主的面前来的安舒之时临到时被涂抹.使徒行传 3:19

涂抹罪恶乃是天上大祭司末后的工作.

昔日,百姓的罪是借着信心归在赎罪祭上,又借着其血,象征性地转移到地上的圣所;照样,在新约之下,悔改之人的罪是借着信心归在基督身上,并且实际上被转移到天上的圣所.又如同地上的预表性洁净,乃是借着除去那些使之玷污的罪而成就;照样,天上的实际洁净,也将借着把在那里所记录的罪除去,或将之涂抹而成就.但在此得以成就之前,必须查考记录之册,以判定谁因着为罪悔改并信靠基督,而有权得享祂赎罪之功的益处.因此,圣所的洁净就涉及一项调查的工作——审判的工作.这项工作必须在基督前来救赎祂子民之前完成;因为祂来的时候,祂的赏赐在祂那里,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启示录22:12.«大争战»,421页.

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那项工作,始于“午夜呼声”的高潮,并且也在“午夜呼声”的高潮处完成;彼得将此界定为“涂抹罪”的时期,这一时期标志着“活人审判”时期的到来——也就是“复兴之时”来临的时候.

查案审判与涂抹罪的工作,必须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完成.既然死人要按着案卷上所记的受审判,那么在其案件将被查明的那次审判之前,人的罪不可能被涂抹;惟有在那审判之后,方能涂抹.然而,使徒彼得明确指出,信徒的罪将被涂抹:“那安舒的时候必从主面来到;祂也必差遣耶稣基督.”(使徒行传3:19、20)当查案审判结束时,基督就要降临,祂的赏赐也与祂同在,要照各人的行为给各人.——«善恶之争»,第485页.

“安舒的时期”也是“万有复原的时期”.

所以,你们当悔改并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好叫那安舒的时期从主的面前来到;他也必差遣那先前传给你们耶稣基督.天必接纳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期;这乃是神自世界之始以来,藉着他一切圣先知之口所说的.使徒行传 3:19-21.

“复兴的时期”从“主的面前”而来,这发生在“耶稣基督”被差遣之时.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十章的那位天使降临,怀爱伦姐妹认定那位天使“并非别人,正是耶稣基督”.基督于1844年10月22日所开启的工作,是由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所引入;怀爱伦称那段历史为“神大能的荣耀彰显”,并将该历史与彼得时代的五旬节时期相对应,且以这两条先知性的历史线索指向启示录十八章那位以其荣耀照亮全地之天使的降临.

“那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同宣告的天使,必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所预言的,乃是一项遍及全世界、具有空前能力的工作.1840—44年的复临运动,乃是上帝权能之荣耀彰显;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传到世上每一处传教站,在某些国家所引起的宗教热潮,乃是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证过的;但这一切都将被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之下那强有力的运动所超越.”

“这工作将与五旬节那日的工作相似.正如在福音开展之初,圣灵沛然浇灌,赐下‘秋雨’,使宝贵的种子发芽生长;照样,在福音结束之时,‘春雨’也必赐下,使庄稼成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華,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秋雨.’何西阿书 6:3.‘锡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華你们的上帝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必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约珥书 2:23.‘上帝说:在末后的日

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行传 2:17, 21.”

福音的大工并不会以比其开端更少的神能彰显而告终.在福音开端前雨的倾降中应验的预言,必将在其结束时的后雨中再次应验.这就是使徒彼得所盼望的“复兴的时候”,他曾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好叫那复兴的时候从主面前来到;他也必差遣耶稣.” 使徒行传3:19、20. «善恶之争»,第611页.

1840年至1844年的复临运动,是上帝大能荣耀的彰显,开启了基督洁净其圣所之工作.那段历史开始于1840年8月11日,当耶稣(在启示录十四章中被表征为第一位天使)按照启示录第十章所描绘而降临时.其后所显明的上帝大能逐步高涨,直至查案审判的开启;因此,也成为预表,预表一场将逐步高涨并终至查案审判结束的上帝大能之显现.结尾的时期始于9/11;当上帝一触之下纽约的巨厦被倾覆之时,耶稣又一次以启示录十八章之天使降临,查案审判的工作亦由死者转至生者.耶稣被差遣之时,雨就降临.

耶稣教导说,我们必须祈求,才能领受;而撒迦利亚则说,当晚雨的时候,我们当求晚雨.因此显而易见,为了遵行撒迦利亚的指示,你必须知道自己正处在晚雨的时候.

当春雨之时,你们要向耶和華求雨;于是耶和華必造光明之云,并赐给他们阵雨,以至田间各人皆有草.撒迦利亚书 10:1.

在九一一之时,耶稣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身份降临,晚雨开始点滴降下;但它只落在那些遵行撒迦利亚“求晚雨”之命令,并且真确认识到“复兴之时”和万物复原已经来到的人身上.灵魂必须“认出”晚雨的预言时期已经来到.

我们不可等候晚雨.它将临到一切愿意认识并采取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甘露与恩雨的人.当我们把零碎的亮光收集起来,当我们珍视那位喜悦我们信靠祂的上帝所赐下的确实慈爱时,一切的应许都必应验.[引用以赛亚书61:11.] 全地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84页.

在9/11时,安舒之时开始了,活人之罪的涂抹也开始了.那一审判与亚伯拉罕三步骤之约的首条要义相一致.该首条要义即: 当主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领出来时,祂要审判祂的立约子民,也要审判他们作客寄居之地的那个邦国.起初的立约子民预表末后的立约子民,就是十四万四千人.这些具有预言性质的子民,将作为那从地上上来的兽之新教之角而受审判;与此同时,那从地上上来的兽之共和之角也同时受审判.

共和之角的审判临到其历史的末了,乃是星期日法令.星期日法令在第十六节的应验——公元前63年罗马掌控犹大——中得到表征;据一些历史学家称,此事发生在赎罪日.

安提阿古大帝在第10至第15节中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罗纳德里根在第10节所述之战中得胜,该战预表了第40节中苏联的崩溃.«以赛亚书»8:8指认了«但以理书»11章10节与40节所代表的同一场战事,而这三处平行经文使俄罗斯得以被确认为第11节所述拉菲亚之战的胜利者.

第十一节的拉菲亚之战,预表了乌克兰之战,即南方之王(俄罗斯)与教皇制的代理势力(乌克兰)之间的交锋.这场战争由奥巴马政府在来自南半球的首位教宗任内发动;该教宗亦为首位来自美洲者,虽出自南美洲.“南方”象征全球主义、灵性主义与共产主义;当第十一节之战临到时,这位来自南半球、出自美洲的首位教宗与全球主义的奥巴马总统站在同一阵线.第

十节中,里根所代表的美国与一位保守派教宗缔结了秘密同盟;继而,在一位全球主义教宗在位期间,乌克兰的纳粹分子被一位全球主义总统所雇用.如今,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已与那位首位来自北美、所谓保守派的教宗建立起公开的关系.

在第十节所述的那场争战中,里根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有一项秘密同盟;而在教宗亦如同奥巴马一样是全球主义者的时期,奥巴马发起了第十一节的争战.特朗普如今与一位与里根相对应的教宗维持公开关系,惟差别在于,起初的秘密同盟如今已成为公开同盟.这三位教宗与这三位总统,与第十、第十一及第十五节的三场争战相对应.

罗马教会在其精明与诡诈上,实在令人惊异.她能洞悉将来之事.她静待时机,因为她看见,新教各教会既因接受那虚假的安息日而向她致敬,并且正在预备以她自己往昔所采用的手段来强制推行它.那些拒绝真理之光的人,终必寻求这自称无谬之权势的援助,以高举那原是由她所创立的制度.至于她将如何乐于前来帮助新教徒从事此工,并不难推测.还有谁比教皇制度的领袖更明白,如何对付那些不顺从教会的人呢?

罗马天主教会,连同其遍及世界各地的一切分支,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受教宗圣座控制,并旨在服务于其利益.其遍布全球各国的数百万领圣餐者,皆受教导,要自认有义务效忠于教宗.无论他们的国籍为何,或其政府为何,他们都应当视教会的权威高于一切其他权威.纵然他们可能宣誓忠于国家,然而在这誓言背后,却另有一项服从罗马的誓愿,使他们得以免除一切凡与其利益相抵触之承诺.

历史为她巧妙而坚持不懈地渗入各国事务作证;而且,一旦取得立足之地,便为推进自己的目的,不惜以君王与百姓的毁灭为代价.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从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那里迫使其发下如下非同寻常的誓言:“我,阿拉贡人的国王彼得,声明并承诺永远忠诚并顺服于我的主英诺森教皇、其天主教的继任者以及罗马教会,并忠实地使我的王国处于对他的顺服之下,捍卫天主教信仰,并迫害异端邪恶.”——约翰·道林,《罗马教史》,卷5,第6章,第55节.这与关于罗马教皇权力的主张相一致:“他有权废黜皇帝”,并且“他可以解除臣民对不义统治者的效忠义务”.——莫赛姆,卷3,第11世纪,第2部分,第2章,第9节,注17.

“务须记住:罗马所自夸的,正是她从不改变.格列高利七世与英诺森三世的原则,至今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原则.倘若她握有权力,她今日也必会像在过去诸世纪中一样,以同样的强力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行.新教徒几乎不知道,当他们提议在尊崇星期日的工作上接受罗马的援助时,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当他们一心要达成自己的目的之际,罗马所图谋的,乃是重建她的权势,恢复她所失去的至尊地位.只要这一原则一旦在美国确立:教会可以运用或控制国家的权力;宗教仪式可以借世俗法律加以强制;简言之,教会与国家的权威可以支配人的良心——那么,罗马在这个国家的得胜便已成定局.”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界将只会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罗网之时,才会认识到罗马的企图究竟为何.她正在无声地增长权势.她的教义正在立法殿堂、在教会中,并在人心里施加影响.她正在堆砌高耸而宏伟的建筑;在这些建筑物的隐秘深处,她昔日的逼迫将被重演.她在悄然无声、未被觉察之中,暗自增强其势力,以便时机一到可以出击时推进她自己的目的.她所渴望的,不过是一个有利的立足点,而这如今正被交到她手中.不久我们将会看见,也将切实感受到罗马势力的目的是什么.凡相信并顺服上帝话语的人,将因此招致责难与逼迫.”《大争战》,580、581页.

2016年,特朗普当选;随后,由拜登所代表的全球主义者窃取了2020年的选举,但这一点仅为那些拥有20/20视力的人所承认.在第十三节中,唐纳德·特朗普于2024年“回归”,其权势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并开始为黄金时代以及第十五节所述的帕尼乌姆之战作预备.随后,教宗利奥于2025年到来,以确立这异象;他是与第十至第十五节之三场战役相关联的第三位教宗,也与这些战役中的三位总统相对应.第一位与第三位教宗及总统被视为保守派,而居中的教宗与总统则为全球主义者.第一项同盟是隐秘的,最后一项则是公开的,因为在第十四节中,它被表征为确立末后之日预言之外在异象的象征.

2023年12月31日,第一位天使的工作(如同第一道谕旨之工作所预表的)开始奠立根基.那项根基性的考验,在于检验威廉·米勒关于“在第十四节中确立异象者乃是罗马”的认定是对是错.米勒将罗马界定为确立末后之日预言异象的象征,在某些层面上,是他一切根基性真理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米勒如何得出某些领悟,只能借由将圣化的逻辑应用于他所处的时代与处境而加以推知;然而,就他的一些预言性发现而言,却有极为具体的见证,说明他为何得出那些领悟.他诸多领悟中最为根本的,乃是他认定确立异象者即为罗马.

米勒直接见证了他如何探求,要明白《但以理书》中所说“被夺去”的究竟为何.他不仅指出自己在何处找到了答案,也谈到当他发现那颗他一直寻觅的珍宝时的激动.亚波罗·黑尔记述了一篇针对米勒著述的评注,在下文的段落中,黑尔指出米勒如何成为预言的研究者.米勒,作为那在1798年被启封之亮光的使者,是但以理所称在“书卷被启封”时“能明白”之“智慧人”的神圣典范.米勒关于自己如何被引领进入研读圣经的见证,乃那位掌管万有者有意设立的榜样.请留意米勒的发展,因为他是那些“智慧人”的榜样:他们明白知识的增多,即便他们像米勒一样,是从谬误的黑暗中出来的.

“1816年五月,我落在罪的责备之下,噢,有何等的恐怖充满了我的灵魂!我竟忘了吃饭.诸天仿佛为铜,地土仿佛为铁.我就这样一直到了十月,神开了我的眼睛;噢,我的灵魂哪,我发现耶稣竟是何等的救主!我的罪孽如重担一般从我的灵魂脱落下来;于是圣经在我看来何等清楚明白!全都在说耶稣;他在每一页、每一行之中.噢,那是何等快乐的日子!我巴不得立刻回到天家;耶稣于我乃是一切,我还以为能使所有的人都照我所见地看见他,然而我错了.”

在我作自然神论者的那十二年间,我读遍了所能找到的一切史籍;但如今我爱慕圣经.它讲论耶稣!然而圣经中仍有许多内容于我乃是晦涩的.1818或19年间,我拜访一位朋友并与之交谈——他在我作自然神论者时便认识我,也听过我当时的言论——他便颇具深意地问道:“对于这段经文、那段经文,你如今怎么看?”这是指我在作自然神论者时所反对的那些经文.我明白他的用意,便答道:“若你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告诉你它们的意思.”他问:“你需要多长时间?”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会告诉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不能相信上帝会赐下一个不能被理解的启示.于是我立志研读我的圣经,相信自己能够查明圣灵的本意.然而我一立定此志,心里立刻起了一个念头:“倘若你遇见一处你不能明白的经文,你将怎么办?”

那时,一种研读圣经的方法浮现在我心中:——我要取这类经文中的词语,沿着整本圣经追溯其用法,并借此明白其义.我手头有《克鲁登圣经索引》[1798年购得],我以为这是世上最好的;于是我把那书和我的圣经一同拿来,坐到书桌前,除了偶尔略读一点报纸之外,别无他读,因为我决意要明白我的圣经所指为何.我从《创世记》开始,缓慢读下去;每当遇到一处我不能明白的经文,便在整本圣经中查考它的意思.照这样通读圣经之后,啊,真理何等明

亮而荣耀地显现！我所发现的,正是我一直向你们所传讲的.我确信“七个时期”止于1843年.随后我又读到二千三百日;它们使我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我并未打算查明救主何时要来,我也不能相信这点;然而那光如此强烈地临到我,使我不知所措.此时我想,我必须既佩上马刺,又系上挽具;我不要跑在圣经前面,也不要落在圣经后面.凡圣经所教导的,我都要持守.然而仍有一些经文是我不能明白的.

他研读圣经的一般方式,概略如是.另一次,他说明了他确立我们当前所讨论之经文——“常献的”——含义的方法.“我继续读下去,”他说,“除了在《但以理书》中之外,我找不到它出现的别的例子.于是我就取与它相连的那些词——‘除去’、‘他必除去常献的’,‘从常献的被除去的时候起’,等等.我又继续读,自以为在这段经文上找不到亮光;最终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7-8:‘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现在还有拦阻的;那位现在拦阻的仍要拦阻,直到他被挪开,然后那恶者就要显露’,等等.当我读到那处经文时,噢,真理何等清晰而荣耀地显现!就在这里!这就是‘常献的’!那么,如今保罗所说的‘那位现在拦阻的’,或拦阻者,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法的人’与‘那恶者’,指的是教皇制度.那么,是何者拦阻教皇制度被显露呢?当然是异教.那么,‘常献的’必定就是指异教.”阿波罗·黑尔,《再临手册》,第66页.

关于米勒在研究过程中所受出于人并出于上帝的天意引导,皆有记载.他的老友敦促他,而临到他的意念乃是天使加百列的声音;怀爱伦姊妹“line upon line”地指出,这位天使正是一再造访米勒的那位.他认定“七次”是他的第一项发现,又认定“二千三百日”是为“七次”作见证的第二个见证,因为(他起初认为)二者都在1843年结束.这两项预言是他“阿尔法”与“俄梅伽”的发现;在它们与米勒之间的预言性关系中,它们指出了—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后来将由塞缪尔·斯诺借着那发动了“七月运动”的“半夜呼声”信息得以纠正.当这信息自埃克塞特露营大会发出之时,“半夜呼声”的运动便是“七月运动”,因为它所指明的,是主将在第七月第十日降临,而1844年的这一天落在10月22日.

造成第二位天使得力的那一错误,表现为米勒最初的领会:认为“七次”和“二千三百年”同于1843年结束.在该段文字中,接下来所论述的教义,是米勒如何认定罗马为确立异象的象征.复临运动的历史教师指出,威廉·米勒一切关于预言的领会,皆奠基于是他对两种施行荒凉之权势的辨识.他认为这两种施行荒凉的权势乃是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当他明白但以理书中的“常献”指的是异教罗马时,他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看见了这两种权势.怀爱伦告诉我们,米勒曾屡次蒙天使造访;而他所提出的每一项预言模型,皆建立在他这样的理解之上:罗马确立异象.无一例外!

自2023年12月31日起,犹太支派的狮子一直在揭开《耶稣基督的启示》的封印.自那时起,根基性的试炼便已开始,并于2025年5月8日,当首位出自美国的教宗开始其在位之时,达到终局.届时,圣殿的试炼开始.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这些事,并以“250”年作为见证,印证我们所认定的:基础性考验已在现任教宗任内结束.